

散文組

優異獎

黃韻宜

## 盜墓記

轉念間，我們想到機場去看一看。

短短幾條街，九龍城的小飯館在這快塞不下了，滿世界都是人味兒。剛吃飽飯，還不想馬上回去窩著，正好前面有一塊空蕩蕩的地方，十年前機場連人帶飛機一塊搬了別的地方，從此就再沒有什麼人會專門來這裡，現在這安靜得很，我們下意識地往那個方向走。

前面的空地被鐵絲網圍住，透過鐵絲網，只見黑黢黢一片。也不知道是什麼力量驅使著我和朋友順著鐵絲網一直走。前面有一塊網沒有釘牢，這竟突然觸發了我倆的好奇心，很想進去探個究竟。

想起了兩年多以前剛來香港的情形，巴士是不坐的——香港的巴士不像北京，可以“嘎吱嘎吱”從城北悠然睡去，一覺醒來正好到城南；或是聽著身邊的女人閒話家常，一路下來人家裏有什麼人，都是幹什麼的，就全都清楚了。香港的巴士面色冷峻，若是你不熟悉路，又沒有提前和司機打好招呼，它就會在你沒留意的時候一站開到底。所以幾乎一來到香港，就習慣於把自己的生命線折成地鐵的地圖形狀，在規規矩矩的鐵軌上被運來運去，目的地變成了地鐵站的名字和出口號碼的坐標，自己也好像也變成了一隻鴨子，依照著地上錯綜而不亂的指示行走，甚至吃飯，甚至睡覺，好不方便！

朋友指著鐵絲網的漏洞問：想進去嗎？我的心情立即不安起來——要知道，前面可沒有地鐵站，也許充滿了危險和埋伏也說不定，回不去了怎麼辦？而在那一片黑暗裏，又好像有什麼寶

藏在牢牢吸引著我，我於是對他使了個眼色，趴到地上開始往裏鑽。這樣在地上爬的動作，上次做的時候還是個小毛孩呢，一下子笨手笨腳差點讓鐵絲剛了屁股，我們使勁憋住笑咕嚕進去，躡手躡腳地往裏走了一些，終於敢放肆地大跑大叫起來。

後面不遠處傳來一聲緊急剎車，大概是哪個淘氣的行人阻了司機的路，司機這時候一定在暗自咒罵行人，然後開著飛車“嗖”地揚長而去。然而在那聲急剎車之後就再也沒有別的聲音傳來了，我這才意識到原來四下裏已經安靜得很，凝望幾分鐘前才走過的街市，剛剛還覺得擠擠插插透不過氣來，現在只剩下了忽明忽暗的點點燈光，顯得遙遠。

我想起了另一次凝望，發生在一七六七年六月十五日，那是意大利的貴族少年，12歲的柯西莫在樹上度過的第一個夜晚，他看著姍姍來遲的月亮照在樹上，花園的寧靜中有各種樹葉的沙沙聲，清風掠過，時時聽見遙遠的、轟鳴的大海，回想起當天中午因為蝸牛大餐和父親的爭吵，仿佛已經隔了很多年。

印象裏地圖上面畫的啓德機場是一塊長方形的陸地，跑道一直通到海上，不知道當時有多少架飛機在這塊空地上飛進飛出，有多少人匆匆行走。九龍城的喧囂也許是因為每天轟然而過的飛機促成的：每天晚上，街市的老闆點起紅色塑料燈做起生意，老阿婆想買水果，不料頭頂一架飛機也閃著紅燈，從天邊呼嘯而來，老闆只能扯著嗓子喊道：“10蚊三個！”。如今掐指算來，這片天空上已經十年沒再有飛機划過了：九龍城寨變成蘇州園林，裝上亭台水榭，嫵靜可人；人們的脾氣卻還未來得及適應這樣的安逸寧靜，仍然用和十年前一樣的音量灌滿整個世界。而我站在十年之後機場的圍欄裏面，耳邊除了立冬的風聲之外別無其它——擋在前面路上的不是別的，而是足足有一人多高的荒草叢，叫人怎麼相信，那穿越鐵絲網隔開的只有短短幾分鐘呢？

實在想去跑道上看看，朋友從地上撿起一根樹枝，撥開前面的荒草，闢出一條小小的通道來。就像柯西莫上了樹之後發現樹木如此繁茂，很快就可以從一根樹枝跳到另一根樹枝上，不必下

地。他用短刀劈開一些樹枝，為自己行走方便，逐漸在樹上建立起了他自己的王國，在那裏他可以隨心所欲地穿行，很快脫離了路上人們的標準路線。今天我們從地鐵的線路圖裏逃了出來，越過了十年的時光來到了這一叢生滿草莽的禁區之中，這片草叢會不會也像一七六七年南歐的叢林一樣，可以從意大利，一直通到西班牙，葡萄牙，最後摸到大海呢？

——風吹草抖，周圍突然殺機陣陣，我們倆一下子憋住呼吸，傻傻地立在那裏不敢出聲。

……

“是風啊！”

是啊……只是風啊，我們又笑開了。面對未知的風景，我們這麼興奮而又不安，簡直就是兩個初試身手的盜墓者！

草莽並沒有通向歐洲的西海岸，我們很快就穿了出來，一座小山又在前面擋住了路。這座小山其實是鬆土機的傑作：有人說這裡很快就會被改建成賽車場，而另一些人說會是一個貿易中心，總之在那之後不久，這塊地方又會不停有人來忙個不停。但現在呢，這地方就像一位和藹的老人臨終時，聽著兒女七嘴八舌地分他的遺產，嘴上還帶著寬容的微笑。

當我們爬上這座溫柔的小山時，頭頂的雲層倏然間裂開了一條縫，照得我們立即滿眼光芒——完全相信，一架宇宙飛船正出現在天上，它散著耀眼的白光，一會我們就會順著這條光柱，被吸到雲上去。我們即將在宇宙裏乘著光，玩兒上一百年，回來的時候，還是這同一天的夜晚，身後，九龍城還是老樣子。

宇宙飛船的輪廓漸漸清晰起來，她圓圓的，並不像剛才那麼亮得刺眼了，似一只剛剛睜開的嬰兒的眼睛挂在天上，我對著她看不夠。

“哎，你看！”，朋友推推我。

我稍稍低下頭，這座夜裏的城市啊，居然變成了一條金光閃閃的緞帶——那帶子上的點點星光是每個和睦的客廳裏碗筷叮噠，每個幸福的廚房裏砂鍋噹噹作響，是每個溫暖的臥室裏被角

輕輕顫動。試過在這座城市的夜景裏俯視或仰視，從未想想過這條帶子可以圍成了一個圈，遠遠地，把我環抱住。那帶子上的星星唱著歌，就像空氣一樣輕盈。地鐵線路上的名字全都消失了，它們的歌聲連成了一片，幽香醉人。

柯西莫多年之後誤闖進了公爵的禁獵區，他仍然生活在樹上。在那他發現了自己十二歲上樹的第一天遇到的打秋千的女孩，如今她已經長成了陽光下飛馳的，美麗的女騎士。她的出現讓他熱血沸騰，他大聲叫著她的名字，而從嘴唇上出來的卻是一聲悠長的鳥鳴。我被那360度的幽香醉倒了，幾乎是同時，他想喊點什麼出來，從嘴裏發出的竟然是類似嗚咽的一聲。我們只能緊緊抱住對方，在這個地方不需要千言萬語。

原來海水就在近旁了。現在不用透過風，就可以聽見浪花拍打石岸的聲音，空氣裏隱隱有了些腥鹹。地圖上長方形的海岸就在眼前了，有幾次，人們坐在飛機上，準備從這裡起飛，飛機卻一頭沖進海裡。他們一定沒有料到雲層裏會是一片湛藍的世界，不光有花魚海帶，還有失落的寶藏。我們幾乎是學著飛機的樣子，一路滑行到岸邊，一個浪頭打過來，滿臉湛藍。遠處的海上一閃一閃紅色的亮點，不久就有了輪船的呼喊。

“喂！你們要去哪啊？”

“我們要去好望角！帶我們走吧！”

……

船並沒有靠岸，而我們就像真的到了好望角似的，在岸邊蹦蹦跳跳不能釋懷。這身在其中卻如同置身事外的景致，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一些永恒，卻又充滿生機的流質。姐姐，這時我想到你明天恰好就要作新娘了，剛剛你在電話裏絮絮叨叨地講著自己這些日子，忙著拍照，寫請柬，裝修房子，試婚紗……這時你一定也還沒有睡呢？你一定和現在的我一樣，既興奮，又不安，興奮而不安地等待著自己明天的美麗？

忘了後來到底有沒有搭上岸頭漁人的順風船，忘了是怎樣又重新回到曲曲折折的生命線上的，但自我踏進那個禁區的時候就

預想到回來之後一定會覺得那塊空地太缺乏真實感——所以在垃圾堆裏翻出一張殘破不堪的CD時，立即把它當成寶貝收好。柯西莫最後爬上了樹頂，被一只熱氣球帶到了遠方，他終於一生都沒有下樹。我呢，現在我又像鴨子一樣，樂呵呵地沿著別人標示出來的路線，安全地行走，好不方便。

那次遠行畢竟只是轉念之間的事，至今我對舊CD裏的東西仍然一無所知。

## 黃韻宜

### 個人簡介：

遊走，潛伏的晃蕩女子一枚，喜歡收集聲音，整理頭緒。沒有過目不忘的本事，寫東西，無非怕自己忘了而已。



### 得獎感言：

我有種說不出的奇怪感覺，不知道要向誰發表感言。這些話寫在明年的刊物上，白紙黑字的“言”可以藏一年也不會壞，可是“感”藏一年肯定早就歪七扭八了。就像我的這篇文章一樣，我寫的時候照著的是更早時的一篇日記，記的是一天晚上和朋友去啓德機場“探險”的一點感受，當時感覺確實特爽，可是隔了一些時間重新寫過，加了很多過後的想，怎麼寫怎麼別扭，總好像和自己隔了一層。看來想發感慨千萬不能等，等出來的肯定不是最真摯最通透的東西。

這篇雖然拿了獎，我自己其實並不喜歡，挺慚愧的。你要是不喜歡矯情，就別看了吧。